



# 2021 十大文化创意事件

□ 韩浩月

时间在加速,时间也在变缓。有人困在时间里,有人则冲出了时间的约束。在行将告别2021之际,回看这一年时间长河的水面,总会有一些耀眼的光斑跃入眼帘。它们或让凝滞的时间流动得快了一些,或抓住了一些飞快消逝的美好事物的尾巴。不忘一些有意思的事,是为了抵抗平庸。而在有意思的事当中寻找意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 1. 菜市场里书法展

5月1日,艺术家邱志杰的书写计划《民以食为天》,在北京市朝阳区三源里菜市场开展。近百幅书写了古诗词、流行语、招牌或菜谱的书法作品,挂满了菜市场的每个通道与角落。

这一融合书法、行为艺术、市井生活、人间烟火的日常展示行为,彻底颠覆了公众对于书法展的认知。让书法很大程度上走出了狭隘、精致、窒息的小圈子,拥有了蓬勃的活力,也刷新了公众心目中对于书法、艺术与艺术家的固有认知,让文化从高处落入尘埃,并落地生根、枝繁叶茂。菜市场里书法展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的路径。

迄今为止,那些书法仍完好无损地保存于菜市场。摊贩们对此已熟视无睹,但前来打卡的慕名者看后无不深受触动。书法所承载的一种文化精神,无痕地散落于那些平常无奇的蔬菜身上,进入了购买者的家庭当中。

## 2. 作家开讲脱口秀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大先、怡辰、黄平等一些作家、编辑走上脱口秀舞台。旁边坐着的是李敬泽、梁鸿等嘉宾评委。4月25日,评论人毛尖在《宋方金和他的朋友们》所作的主题演讲刷屏。

作家走到了脱口秀的风口之上。这个风口很大,但没吹乱他们的衣襟和头发。在蹭完脱口秀的热点之后,他们纷纷回归本位,没人因此成为一名职业的脱口秀选手。在讲段子与搞创作之间,幕后工作的习惯与传统,力量巨大得像个漩涡,再次把他们卷入沉默当中。

但作家群体拿起脱口秀话筒,仍然具备标志性的意义。这意味着作家的表达正在被时代奋力地拖拽出纸张,虽然他们仍然想紧紧地粘结于印刷品上,但总有无形之手在拉扯着他们走入陌生之地。他们在讲脱口秀时的激动与紧张,并没有遮挡话筒放大的声音里藏着思想的锋芒。莫言都带货直播了,别让作家脱口秀的舞台空着。2022年的脱口秀舞台,作家们有必要卷土重来。

## 3. 水下洛神舞刷屏

6月13日晚,《洛神水赋》(原名《祈》)作为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开场节目,赢得海内外网友喜爱。

《洛神水赋》交织了新鲜感、神秘感、熟悉感等多样元素,在调动起观众好奇心的同时,也给旁观者满足感和想要进一步探究的兴趣心。这也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它从来不曾衰竭,并且很容易被激发。

和《唐宫夜宴》一样,《洛神水赋》也是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在没有赋予它们过重的文化责任的前提下,反而起到了很强的传播与输出效果。美是相通的,美是可以共情的。

## 《爱很美味》：马卡龙式轻喜剧如何揭示现实

这部都市轻喜剧,温柔而有力地输出了一些日常哲学。

□ 沈杰群

2021是现实题材影视剧之年,年末又冲出一匹黑马。都市轻喜剧《爱很美味》呈现三位30+都市女性事业、生活与爱情里的一地鸡毛,目前豆瓣评分8.4。网友评价:好久没看到这么丝滑的剧情,真实不悬浮,又drama到令人上头。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奇观会带来心灵的革命,被眼睛捕捉到的震撼影像,会激发心灵对美与未知的扩延想象,在赞叹、奇迹之余,人们也会由衷地感谢美。

## 4. 县长回应曹县走红

因为山东曹县一名主播的土味吆喝,山东菏泽曹县一夜爆红,诞生了北上广曹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宇宙中心曹县等曹县梗。

网络造梗向来是一柄双刃剑,因为梗的背后总是隐藏着网民丰富、复杂、细腻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由嘲讽、调侃、鄙视、羡慕、向往等构成,如果无法真实地辨别梗的本质,很有可能将好牌打坏。

山东曹县县长梁惠民对曹县走红的回应,成功地化解了曹县梗所隐藏的内在风险,她对网络情绪的客观认知与精准判断,以及一句欢迎大家来曹县玩,剔除了官方回应的僵化与无趣,让网友发现曹县实力的同时,也对曹县风土人情与美食等产生了兴趣。这是一场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地方形象与品牌推广。

## 5. 背后故事带红《漠河舞厅》

歌手柳爽的《漠河舞厅》发行于去年,但直到今年10月,才从短视频网站一路走红至各个网络平台。最直接的原因是,歌曲主人公张德全因失去爱人而常去舞厅独舞的故事被传播后,网友被他的深情所打动,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1987年5月6日发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的一场大火,借助这首歌,再一次浮现于人们的记忆。

柳爽的歌词写得诗意而含蓄,单从歌词表面,更容易接受它是一首悲伤的情歌,而在张德全以及火灾的现实元素融入之后,《漠河舞厅》打开了它社会化的触角,为更多听众提供了更多的接受入口。于是,它从一首偏小众的音乐,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能从中获取共鸣的流行歌曲。

像其他网红歌曲一样,《漠河舞厅》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包括明星在内的某些模仿与改编,但歌曲的本质无法和模仿改编造就的娱乐化相融合,因此《漠河舞厅》的走红也很快进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在沉重的灾难面前,情感可以起到慰藉作用,但煽情与娱乐化又会把这种慰藉破坏掉。不管怎样,《漠河舞厅》都是2021年最令人难忘的一首歌。

## 剧列

## 《爱很美味》：马卡龙式轻喜剧如何揭示现实



《爱很美味》剧照

归职场后,方欣被当成花瓶,受尽同事的嘲讽与排挤,还遭遇了职场性骚扰。刘净经历了疫情冲击下的裁员潮,同时面临父母的强势催婚。从小优秀到大,事业有成的夏梦,也不得不纠结一个关系问题:女强男弱的局面下,女性该不该为照顾男性面子示弱?

然而,《爱很美味》并没有放大大现实问题带来的悲观和沮丧,而是一边植入现实中的鸡毛蒜皮,一边用幽默的氛围调味。方欣与出轨的丈夫在民政局办离婚手续时产生争执,这时保安冲出来大声疾呼:吵架可以,保持安全距离。

在都市打拼的苦楚谁懂?但《爱很美味》偏偏想用喜剧让观众咧嘴一笑。夏梦为了圆谎扮成服务员装穷,刘净被夹在两个追求者的真心话大冒险中间左右为难,方欣在处理琐事之余努力躲避

## 6. 书店开到慢火车上

4月23日,由济南开往泰安的7053次慢火车上,多了一家书店,阡陌书店入驻此次列车,这是全国首家开在火车上的书店,可以在缓缓而行的绿皮火车上买书、读书、聊书,让这列本就很有名的慢火车,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注意。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如果能在慢火车上更好。绿皮火车所承载的公众情感早已溢出,需要更多的接受体。这几年,在对慢火车的回忆潮当中,人们表达着对快节奏生活的抗拒,还有对美好事物逐渐远去的一种挽留之意,虽然知道无法抵挡,但仿佛只要内心还有眷恋,就能够证实自己并没有被时代彻底同化。

实体书店作为同样处在生存挣扎线上的产业,当它与早已被淘汰的慢火车产生联系,于是一种化学反应便产生了,这种反应给了人们的内心世界以精准的一击。登上慢火车,坐在火车书店里翻书喝咖啡,这种临时的诗意生活,将会是许多人长久追寻的目标。

## 7. 平均年龄74岁的清华校友合唱《少年》

2月5日,央视新闻抖音号上传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在央视网络春晚演唱的《少年》,一天之内获得点赞1300多万,酷、帅、硬核、热泪盈眶,成为网友评价这条视频使用最多的关键词。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平均74岁的清华校友合唱团,用一首歌完美地演绎了这句流行语。在他们合唱《少年》的视频中,丝毫没有耄耋,没有任何的呆板,自然没有拘束,短短几分钟的视频,仿佛一柄利剑,刺穿了长期以来借助广场舞、买黄金等行为,对老年群体进行讽刺调侃的叙事基调,呈现出老年群体的另外一副面孔。

当然,清华这个关键词,对于老年版《少年》受欢迎有着很大作用,它让人感受到知识力量之于生存状态的作用,它也能让人觉察到享受当下的一种乐观精神,像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样包含着青春热情的歌词,也驱逐了精英主义所包含的一些居高临下的成分。更为关键的是,合唱团与《少年》还为那些对老年生活抱有忧患意识的中年人与青年人,给出了一种可以借鉴的解决方案。

## 8. 作家余华化身段子手

9月19日,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全国公映。作为这部纪录片镜头所对准的人物之一,作家余华在片中贡献了让不少观众发出笑声的金句。化身段子手的他,意外地为这部文艺色彩浓厚的纪录片,贡献了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笑点,为影片的宣传立下汗马功劳。

余华在电影中的段子,其实已在此前多年的采访或写作中讲过多次,但这些老段子之所以还能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刷屏,一是说明网络平台与传统媒体已经完全分化,两端的受众重叠性变得极低;二是说明在这个脱口秀时代,如果一部作品没法把受众逗笑,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大的关注焦点。《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公映中后期,将宣传重点转移到余华身上,这种妥协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余华的小说看上去沉重,但生活里的余华显得很轻盈,他在写作与现实当中,都找到了脚踏实地的落足点,这其中的智慧,远比他讲段子更有探究的价值。

## 9. 新晋网红张同学

临近年终岁末,家住辽宁营口一村庄的张同学,在某短视频平台的粉丝突破了1400万,他凭借剪辑节奏极快的农村情景短剧,呈现出真实的东北农村生活,看了容易让人产生怀旧、感动、唏嘘的情绪。

在铁山靠被平台封杀,李子柒与经纪公司产生纷争,网红产业被质疑的背景下,张同学仍然能够脱颖而出,让人看到短视频产业背后的巨大能量。张同学并不是李子柒的替代者,也并不靠哗众取宠上位,之所以受欢迎,恐怕还是互联网上庞大的关注农村的网民,以及四处流动的乡村生活情怀,需要张同学这样的人来讲述与表达。

随着影响力的剧增,对张同学的批评声音也开始加大,如同其他一些爆得大名的网红一样,张同学也被推到了一个略显危险的境地,这需要他在自我定位与认知方面,在创作与呈现方面,有敏感的意识与坦然的定力。互联网需要什么样的网红,这一问题必然会在张同学身上进行再一轮的试验。

## 10. 不好意思的文峰公司

12月10日,江苏文峰集团在公号上发表《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一文,对上海文峰美容美发公司总裁陈某(上海浩哥)引发的舆论事件进行公开回应,认真的回应态度,与上海浩哥的荒诞一面,相映成趣。这也许是2021年成本最低的借势营销广告。

内部员工的彩虹屁,企业会议的传销风,使得上海浩哥所主导的企业文化,遭到了网友大面积嘲讽,虽然后来不乏有声音认为,这样的嘲讽有些过了,但事实上的舆论伤害已经形成,对于上海文峰来说,这会让其品牌吸引力明显下降。

江苏文峰所发布的声明,是为了避免舆论伤害而发出的,除了标题带有调侃味道之外,其内容基本上是严肃认真的,并没有落井下石,而且不失时机地推广了旗下几个其他品牌。

对于舆论的透彻了解,以及对于推广时机与口吻的良好把握,考验着经营者的判断力。这次不好意思的江苏文峰,就深深地从一个负面事件中,好好地得利了一把。

## 《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

姚海军主编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启动了2003年,收录了《三体》等作品。当时,姚海军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的图书出版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

十几年过去了,《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姚海军认为,从创作的角度,《三体》热带来一个效应,就像一群歌手在唱歌,有一个人把调门起高了,那大家的起点也都变得高了起来,从出版的角度,近些年,中国科幻的出版量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创作和出版,推动了中国科幻的产业化步伐。

在《三体》之前,国内几乎没有科幻产业的概念。科幻产业不仅是图书杂志,还是影视、游戏、动漫、展览等周边产品。也许现在科幻还没有那么火,但姚海军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科幻的产业化刚刚起步,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影视化,小说与其他产品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我们就能看到那一天。

中国人大文学学院教授杨庆祥说,可以说刘慈欣凭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国的科幻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仅是创作,还有传播,成为现象级;不仅是刘慈欣和《三体》成为现象级,还有整个中国科幻,从写作到阅读,成为一股风潮,这其中也包括《流浪地球》的热映。中国观众以前很少去关注一部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市场上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少。

在杨庆祥看来,纵观西方科幻文学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幻写作产业化。一个科幻作家写作的目的,并不只是一个小说,而是追求IP化的产业链。欧美科幻的早期繁荣,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纸浆时代。那时候,科幻小说被认为是一种通俗小说,印在廉价纸浆做的发行量很大的廉价杂志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属性,走的是量和市场的路线。中国的科幻产业还在趋于成熟的路上,对于《三体》影视化的振奋,不仅是文学圈的人振奋,这条产业链上每一部分的人都振奋,它的市场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杨庆祥说。

王诺诺发现,现在中国的科幻粉丝老实实地反省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欢脱、犀利的戏剧性故事凌驾于日常之上,《爱很美味》像以旁观者视角打量我们身处的社会,比照着现实困境,编织一个带有自嘲与反击感的梦境。世上任何好看的故事,从来教不了人稳重的解题步骤,但能在引你一笑一哭的缝隙里,呼吸一大口新鲜空气,确认自己没那么轻易被击垮。就算周遭环境不太友好,只要你不要妥协认输,又有谁能抑制你的恣意生长?三个女主角遭遇分手、离婚这些灰暗时刻,也会抓住一见钟情的桃花运,拥抱着新的恋情,她们会经历裁员失业,也会在朋友的帮助下遵循内心声音成就自我。面临职场歧视,她们不卑不亢微笑着主动争取,让我试试嘛,遭遇骚扰者,能毫不畏惧地甩出录音。

距离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开始连载《三体》,已经过去了15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 《三体》之外

距离刘慈欣开始在《科幻世界》连载《三体》,已经过去了15年;距离《三体》获得雨果奖,也已过去了6年,但最近科幻的大新闻,还是《三体》,它的影视化终于有了新动静。

作为《三体》的骨灰级粉丝,90后姑娘王诺诺发现,《三体》已成为《三体》,可以将生活中的一切现象用《三体》来解释。职场有黑森林法则,商战有降维打击,王诺诺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正在创业中,职业变了,兼职一直没变,她是一名科幻作家。

读《三体》的孩子长大了,在《三体》之外,中国科幻文学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了吗?

##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让科幻一夜爆红

如果说圈外人眼中的中国科幻目前约等于刘慈欣+《三体》,那么科幻文学期刊就约等于《科幻世界》。在《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的记忆中,期刊曾在2000年创下月发行量40万册的纪录。有必然也有偶然。毕竟在20年前,期刊市场整体比较红火,40万也不是一个多了不起的数字。1999年,发生了一个偶发事件,那一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在高考前夕的《科幻世界》第六期上恰好刊发了相关小说,这让不少家长看到了这本杂志的押题功能,导致翌年订阅量飙升。

《科幻世界》目前的发行量在十万余册,距离巅峰的40万册有差距。但姚海军介绍,现在已经不只有这一本期刊,而是成为一个系列,还有《科幻世界·译文版》《科幻世界·少年版》《小牛顿》等,从受众范围来看,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

姚海军说,事实上,科幻文学作为类型文学,是比较适合大众阅读的。但在国内,情况稍微复杂一点,科幻还承担着科普、传播科学的功能,或者说使命,不仅要让读者读得愉悦,它还要倡导想象力,鼓励孩子将目光投向未来。

王诺诺小的时候,外公给她买了不少科幻的书,也许都不能称之为科幻,更像是科学童话,带一点科普。长大后,更有了自己的零花钱,她就去书报亭里买《科幻世界》。看着看着,她有了写的冲动。

科幻对我的吸引力,小时候是觉得有趣好玩,年龄越大,越觉得这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它与生活无关,甚至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不能说出来炫耀,但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带给我很大的放松。王诺诺打了个比方,读科幻和写科幻对她来说,就像中年男人下班回家,不立刻上楼,坐在车里抽的那根烟,是对于生活和工作一个短暂抽离。

## 《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

姚海军主编的《中国科幻基石丛书》启动了2003年,收录了《三体》等作品。当时,姚海军在丛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科幻与美国科幻的差距,实际上是市场化程度的差距。美国科幻从期刊到图书到影视再到游戏和玩具,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的图书出版仍然处于这样一种局面,读者的阅读需求不能满足,出版者却感叹于科幻书那区区几千册的销量。

十几年过去了,《三体》像一个导火索,而火药积攒了许久。姚海军认为,从创作的角度,《三体》热带来一个效应,就像一群歌手在唱歌,有一个人把调门起高了,那大家的起点也都变得高了起来,从出版的角度,近些年,中国科幻的出版量有所增加,更重要的是,创作和出版,推动了中国科幻的产业化步伐。

在《三体》之前,国内几乎没有科幻产业的概念。科幻产业不仅是图书杂志,还是影视、游戏、动漫、展览等周边产品。也许现在科幻还没有那么火,但姚海军觉得,这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科幻的产业化刚刚起步,当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影视化,小说与其他产品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我们就能看到那一天。

中国人大文学学院教授杨庆祥说,可以说刘慈欣凭一己之力,把整个中国的科幻带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不仅是创作,还有传播,成为现象级;不仅是刘慈欣和《三体》成为现象级,还有整个中国科幻,从写作到阅读,成为一股风潮,这其中也包括《流浪地球》的热映。中国观众以前很少去关注一部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市场上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少。

在杨庆祥看来,纵观西方科幻文学的发展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科幻写作产业化。一个科幻作家写作的目的,并不只是一个小说,而是追求IP化的产业链。欧美科幻的早期繁荣,出现于上世纪30年代的纸浆时代。那时候,科幻小说被认为是一种通俗小说,印在廉价纸浆做的发行量很大的廉价杂志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从一开始就有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属性,走的是量和市场的路线。中国的科幻产业还在趋于成熟的路上,对于《三体》影视化的振奋,不仅是文学圈的人振奋,这条产业链上每一部分的人都振奋,它的市场意义要大于文学意义。杨庆祥说。

王诺诺发现,现在中国的科幻粉丝更多是学生、年轻人,偏低龄;而在西方的科幻展上,会看到不少40多岁的资深粉。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再过20年,年轻人进入中年,也许依然热爱科幻。

## 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涌入

在姚海军的观察中,科幻文学在今天,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元,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以前,《三体》这样的硬科幻小说是主流,现在,郝景芳、陈楸帆、韩松、宝树、江波,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自己的拥趸。姚海军说,科幻的繁荣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仅数量大,还要多元化。

杨庆祥曾主编作家出版社青科幻丛书,丛书收录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年轻作者们在《三体》树立的硬科幻标准之外,探索新的方向。判断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的涌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科幻写作的群体,我对科幻的未来是乐观的。杨庆祥认为,将科幻文学划分为类型文学,是比较机械的划分方式,比如,1818年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鼻祖,但同时也是严肃文学。中国科幻文学不缺文学性,更不是没有受众,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商学院的、环境学院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他们都会看科幻。



视觉中国供图

更多是学生、年轻人,偏低龄;而在西方的科幻展上,会看到不少40多岁的资深粉。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再过20年,年轻人进入中年,也许依然热爱科幻。

## 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涌入

在姚海军的观察中,科幻文学在今天,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元,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受众。以前,《三体》这样的硬科幻小说是主流,现在,郝景芳、陈楸帆、韩松、宝树、江波,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自己的拥趸。姚海军说,科幻的繁荣就应该是这样的,不仅数量大,还要多元化。

杨庆祥曾主编作家出版社青科幻丛书,丛书收录了一批青年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年轻作者们在《三体》树立的硬科幻标准之外,探索新的方向。判断一个行业是否有潜力,就看有没有年轻人的涌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科幻写作的群体,我对科幻的未来是乐观的。

杨庆祥认为,将科幻文学划分为类型文学,是比较机械的划分方式,比如,1818年玛丽·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被认为是科幻文学的鼻祖,但同时也是严肃文学。中国科幻文学不缺文学性,更不是没有受众,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商学院的、环境学院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他们都会看科幻。

不同于前辈们,王诺诺的第一个科幻作品,是在互联网上发表的,之后出版过《地球无应答》等作品。在年轻人云集的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科幻是一个热门分类,有362万人关注,3.3万个问题引发过近50万次讨论。王诺诺的认证信息是科幻作家,拥有近48万粉丝。用户点击付费阅读,都可以为她带来收入,纸质出版不再是科幻作家的唯一出路。

经济学专业出身的王诺诺,认为科幻文学要首先满足核心读者的阅读快乐,打动了核心读者和版权需求方,会让科幻破圈更容易,等到了整体繁荣的阶段,不考虑商业的科幻文学也会有安身之处。

十几年前,我们基本上只有为热爱而创作的科幻作家,鲜有为版税而创作的科幻作家,专职写作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但今天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在尝试,科幻产业的发展给他们带来更多机会。姚海军高兴地看到,现在每年都有各种科幻征文比赛,出版社在找好的科幻作品,影视公司在寻求科幻类型的剧本,科幻作家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